



插上音乐的翅膀

□王历霞

冬日依旧沉静，天色灰蒙蒙的，飘着细雨。案头摊着一本素白的册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是一些关于歌，关于琴音的踪迹。这是我在过去1000多个朝朝暮暮里，向那七颗亮晶晶的音符，借来的一片片羽毛。

起初，我并非想要筑一个巢，或飞得多高。只是在那些案牍劳形之余，在思绪被浓雾锁住时，心里头空落落的，仿佛有一间寂静的屋子，需要一点点回响来填满。于是，我坐到了儿子曾挥洒汗水的那架钢琴前。掀起琴盖，一排黑白分明的键像一条无人走过的小径，似乎还蒙着一丝薄尘。擦拭干净，端坐整齐，手指怯怯地落下，生怕触坏了琴键，发出的声音一个一个蹦出，干涩得不成调子。可那毕竟是一个音符呀，它从沉沉的木头与钢丝里颤巍巍地生出来，撞在四壁，又柔柔返回耳中，竟将满屋的寂静，搅动得活了起来。我便想，是不是该选一首简单的来练习？

第一首歌曲，是极简单的《送别》。照着谱子，开始学习乐理知识：什么是音名？什么是唱名？什么是节奏？什么是旋律？……一个音一个音地认，右手对着键盘笨拙地跟着。声音是断的，像一串散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滚了一地。我并不着急，只觉得有趣，像一个孩童，第一次试着将散乱的积木，垒成心中模糊的形貌。

前前后后这样有一些时日，珠子渐渐能串起一部分了，但始终有些单一，贪心便乘虚而入，想让左手也去帮忙。左手却并不听话，傻傻愣愣的，该抬起时却按下，该轻柔时却重重地一击。望着自己这两只手，心里直感叹：你们平日里写字、做手工不是很灵巧的吗？怎么一到了这黑白键上，就各说各话，合不到一块儿去了呢？

按捺住急躁的心，我决定单独先让左手去抚弄那些低低的音。慢慢的，连小拇指都渐渐习惯了它们沉沉的、厚敦敦的力量。我忽然明白了：右手唱的是花儿，是云彩；左手托着的是绿叶，是泥土中的根须，是默默承载着一切的大地。于是，心忽地就静了，不再急着去追赶那旋律，只让左手一遍遍去体会那土地的深稳。猛然的一天，我惊奇发现，那两股生涩的泉流，竟开始试着交融了。虽然还有些磕绊，但也能汇成一条不宽阔、却也流淌的小河，载着那简单的歌儿，潺潺地向前流去。那一刻的欢喜，是澄澈的，仿佛心里那间空屋子，终于有了一扇向阳的窗，透进了第一缕实实在在的光。

除了《送别》，我后来慢慢尝试《我和我的祖国》《世界赠与我的》《遇见》。如今，我每每学会一首新歌或是一段曲，就会对应去练习钢琴，无论是夜晚还是周末。

窗外仍旧下着雨，伴着丝丝风声。我合上那本素白的册子，心里是满满的，也是静静的。工作里的世界是一个世界，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去耕耘；音乐里的世界，则是另一个世界，它需要我们卸下一切负累，只需凭着心灵最本真的颤动，去感受，去翱翔！

这，便是我在旧年里最珍贵的收成。来年，插上音乐的翅膀，继续翱翔！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区政协）



石头的记忆

□施崇伟

车轮滑入绕城高速时，云南小调的旋律在车厢里轻轻转着。这次出行，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我们说好要随遇而安。

路很顺。出重庆，过泸州、宜宾，待到水富的路牌闪过，我们已从四川进入云南。窗外飘着的小雨，到这里竟也停了。过了盐津，正是午饭时间。琨随口提了一句：“前面有个豆沙镇，要不要下去看看？”方向盘一拐，我们便下了水麻高速。

寻着“豆沙关”的导航走，在镇上找了家小店，喝了一锅盐津有名的乌骨鸡汤。向店里的小姑娘打听，她抬手一指：“出门左转，走几分钟，就是五尺道。”

五尺道？我心里一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多次。20年前，和朋友路过震后的盐津，第一次听人提起；10年前带父母去昭通旅游，再次与它擦肩。

小镇街道干净，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走到一个石基蓝檐的牌坊下，“本固邦宁”的匾额后面，青山与白云豁然展开。几匹驮货的马匹雕像立在道旁，毛鬃似乎还在风里颤动。栏杆外，是刀削般的绝壁，对面另一道黄褐色的山崖垂直落下，谷底有关河的水声隐隐传来。

这就是那条路。

我走上一条窄道，宽不过五尺，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脚下这些凹凸不平的石块，就是秦代开凿、沿用几千年的古驿道遗迹，据说这里是保存最长、最完好的一段。石头是青黑色的，冰凉，坚硬。我蹲下身，看到石面上嵌着一个个清晰的凹坑，深深浅浅，一共243个。路边竖着的牌子上说“这是马蹄印”。用手摸了摸，“石头这么硬，得多重的驮马，经过多少年，才能踩出这么深的痕迹？”我对着古道、对着山壁发问，没有回答。

沿古道往下走，在观音阁遇到一位75

岁的居士。听我问起马蹄印，她停下手里擦拭供桌的活计，很认真地说：“那就是马蹄踩出来的。”她解释说，从前马帮驮着沉重的货物从这里过，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石头路滑，马必须每一步都踩得极稳。走在最前面的马，在石头上寻到一个能下脚的小窝，后面的马便跟着踩在同一个地方。“时间久了，石头就记住了。”她说。

我信了。这不是传说，是成千上万次重复的足迹，是时间本身的力量。

从观音阁往外望，景象令人怔住。脚下深处，一列绿皮火车正呼啸着穿过隧道，那是内昆铁路。几乎与铁轨平行的，是蜿蜒的关河，是我们来时走过的昆水公路和水麻高速。而我所站的，正是秦代的五尺道。

五条道路——水道、古道、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在同一个峡谷里，上下错落，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三千年的交通史，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层层铺开。这是天然的博物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让人如此清晰地看见“道路”是如何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看见人们为了走出去，走过多少艰难的路。

汽车再次驶上水麻高速。窗外的山峦快速退后，现代公路平坦而高效。我脑海在回想，那些石头上的凹坑，是时间与重负合作的证据；而活着的人，则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在这片山川里行走，从容地接过深痕累累的时光。

道路一直在变，从五尺到无限宽；速度一直在变，从马蹄到车轮。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人总要走出去的念头，比如石头对足迹的忠诚记忆，比如生活本身在艰深处的朴素与坚韧。豆沙关把这一切都收藏在一起，让路过的人，能在一瞥之间，看见“行路”这两个字，究竟有多重的分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月嫂

□周成芳

朋友剑哥在老家修了别墅，邀请友人小聚。我到的时候，屋里坐着一男一女。剑哥向他俩介绍我是作协会员，说完就忙着招呼其他客人。

“作协会员就是写文章的吗？”女人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对的。”男的回答道，又冲我微微一笑。“你可以写写我们这行啊。”女的一脸虔诚地望着我。

我抬起头正式打量她一下，一身乳白色的羊毛衫，系红格丝巾，齐耳卷发，看面容大概50岁出头，长相很大众。

“你听说过月嫂吧？专业名称叫‘母婴护理师’，我就是干这行的。”她主动自报家门说姓黎，人称黎姐。

“听说过，好像这行收入还不错，一个月五六千。”为表现得内行一点，我首先抛出核心问题。她一脸不屑地说：“那应该是初级。”

哦？我突然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那你干这行多久了？怎么想到干这行？干这行的感觉如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一连问了她好几个问题。

她将椅子朝我这边挪了挪，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起来。

大概在七八年前，黎姐有一个亲戚去城里当月嫂，挣的钱居然比一些有正式工作的还多，这让她的心痒痒的。一样的家庭主妇，人家能做的事，凭啥我不能？黎姐赶紧报名去省城参加行业培训。她停顿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段时间我既紧张又新奇，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规规矩矩听课，做笔记，系统学习护理方面的知识。”

黎姐结业后去了医院妇产科做育儿嫂助理。紧张又忙碌的一个月过去了，她领取了3000多元工资。“那是我结婚近20年领取的第一笔工资啊！”她突然提高了嗓门，眼睛泛着光。

“当时你多大年龄？”我对眼前这个女人有些好奇，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她掰起指头算了算：“42岁。之前做梦都没想到，我一个农村妇女到这岁数了还能赚钱。老公在外地做生意，家里并不缺钱。但我自己挣到钱后，婆婆妈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她的嘴角带着笑意，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三个月后，黎姐正式被请去当了住家月嫂，为宝妈的产后生活保驾护航。看到新生的宝宝，她仿佛看到自家孩子刚出生时的模



能懂的诗

冬天在遥远的乡下

（外一首）

□李洪

冬天已经过半。风有些暧昧
光皮树站在白皮桉左边
我站在右边
许多苦荬菜开着白花
黄昏，斜阳像一张老照片
一只大耳朵羊慢悠悠走过

去北坡吧，邂逅涂着蝴蝶翅膀的石头
我可以想象薄雾在肩上跳舞
还有说俚语的乌柏树
以及井栏边草，和那嬉闹的常青藤
草树退守到溪边，一头特角的黄牛
在回忆里吃草

影子朝北倾斜。我想
那里该有一块开野茅花的油麻地
抽土烟的人不在，我抓不回
趁乱逃跑的油蚱蜢
这时我像九月初八一样仰望天空
对自己说一些橄榄色的熟语

回到故乡

我不骑自行车。我的左腿有伤
我知道冬天里有一棵
被遗忘的苦荬菜
我将步行穿过曲曲弯弯的土路
在鶲鸣环绕的油桐树下
回忆一个有雪的黄昏
蓝色中山装的男人，他是在抽完叶子烟后
返回长满狗尾草的墓地
锈绿的铜烟锅
就深埋在没有刻字的石碑下
另一个需要铭记的，是一只
左眼失明的獾，它偷走了反复抽泣的叶子
那时下着雨，芭蕉树和弹落的回音
隐藏了别语
池塘边的草丛中，仍能翻找出几声
旧色的虫吟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祝福

□阿湄

我把祝福写在云上
当云化做风时
会有一缕祝福的风
吹向你
当云化做雨时
会有一滴祝福的雨
洒向你

愿这河山
好花常开，好景常在
愿这人间
星月长明，灯火可亲
愿你
享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拥人间团圆，四季平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秘书长）